

英语、韩语母语者汉语否定标记习得研究*

武宏琛

赵 杨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语言学系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提要 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如何区分汉语两个常用否定标记“不”和“没”,掌握其与体标记的搭配关系以及与述补结构的相互位置,是习得的一大难点。本文就这些问题设计了可接受性判断测试和组句测试,考察了30名母语为英语和29名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的习得情况。结果显示,被试对于“不”“没”的句法位置掌握较好,但是对其在体标记搭配上的差异以及与述补结构的相互位置的掌握都与汉语母语者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中级组,高级组的表现与汉语母语者更为接近;汉语水平相同的被试,英语母语者的表现略优于韩语母语者。我们从语际影响、句法—语义界面、词语复杂度等角度对结果进行了讨论与分析。

关键词 第二语言习得 汉语否定标记 英语母语者 韩语母语者 句法—语义界面

一 否定标记相关研究

“不”和“没”是汉语中常用的两大否定标记。有关“不、没”的语法地位,大部分语法书及现行的对外汉语教材都认为“不”是否定副词(朱德熙,1982:200;吕叔湘,1999:90;刘月华等,2001:209—212);而对于“没”,大部分学者认同吕叔湘(1999:382—383)的观点,即名词前的“没”是动词,动词前的“没”是副词;石毓智、李讷(2000)从语法化角度出发,认为“没有”是“没”和“有”逐渐凝固成的复合词;李梅(2007:52)认为“没”是“有”的前缀。针对“不、没”在句法搭配和语法意义上的区别的研究也不少,但由于不同学者使用的标准不同,目前还没有较为清晰、准确的概括。大部分通行的语法著作或对外汉语教材将“不、没”的区别概括为:“不”表示主观否定,否定现在或将来的行为;“没”表示客观否定,否定已经完成的、过去的行为(李晓琪,1981;吕叔湘,1999:383—384;刘月华等,2001:253—259)。Lin(2003)提出“不、没”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二者与体标记的搭配不同、与由“得”构成的述补结构(如“跑得很快”)的位置关系不同,这些观点比“主观否定、客观否定”的解释涵盖了更多的语言事实——既解释了“不”对习惯性常见动作的否定,又解释了正在进行的状态以及存现句的否定只能用“没”的原因。“不”和“没”的异同如表1所示。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界面关系习得研究”(编号13BYY092)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汉语教学》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表1 “不”和“没”的异同^①

	“不”	“没”
与动词词组的相对位置	位于动词词组之前(“我不吃苹果”)	位于动词词组之前(“我没吃苹果”)
与体标记的搭配	+体标记“了 ₂ ”(“我不吃苹果了”)	+体标记“过”(“我没去过上海”) +体标记“着”(“墙上没挂着画”)
与“有”共现	/	+“有”(“我没有房子”)
与述补结构的共现规则及相对位置关系	+可能类述补结构:位于可能类述补结构中间,不与“得”共现(“我跑不快”); +状态类述补结构:位于状态类述补结构中间,需要与“得”共现(“我跑得不快”)	+状态类述补结构:位于状态类述补结构前,需要与“得”共现,且需要程度类词语共现(“他没跑得很快”)

在否定动词/动词词组方面,汉语的“不”和“没”两大否定标记各有分工,而英语则只有“not”。虽然在否定标记和谓词的相对位置上,英语和汉语都是否定词在被否定项之前,即左分支的“Neg+VP”结构(Yuan, 2004),但是英语否定标记“not”需要借助助动词(如“do”和“did”)或系动词(如“is、are、am”等)构成否定结构,如例(1)所示:

(1) Liming did not watch TV. (“李明没看电视。”)

李明 (助)(否定) 看 电视

韩语在否定动词/动词词组方面,也存在不同否定标记的分工,常用的有“an”“mot”“eopseo”。^② 不同于英语和汉语,韩语的否定标记可出现在谓词之前(如例 2a)和谓词之后(如例 2b)。此外,与英语类似但与汉语不同的是,韩语在表达否定时,也常常需要使用助词(如例 3)。在语义上,“an”常常用来否定状态、变化、完结和主观意愿,“mot”主要用来否定能力、希望和客观事实,“eopseo”则主要用于对存在的否定。

(2)a. jeo coffee an mashe yo.

我 咖啡 (否定) 喝 (词尾敬语)

b. jeo coffee masiji an-a yo. (“我不喝咖啡。”)

我 咖啡 喝 (否定)(词尾敬语)

① 有四点需要说明:(1)本文采纳否定标记“没”不能与“了”共现的规则,因为类似于“王冕没了父亲”一类句子中的“没”是实义动词,表示“失去”,不属于否定标记。这一点在石毓智、李讷(2000)对于“没”的语法化历程分析中有详细说明。同时,基于石毓智、李讷(2000)对“没”和“有”逐渐凝固成复合词的语法化分析,本文采纳“有”作为附着语素的观点。(2)本文重点测试简单陈述句中“不”和“没”与体标记搭配情况,没有将“我三天没吃饭了”这类表示时间持续的句子作为测试项。(3)有关述补结构的具体分类,该表格综合了Lin(2003)和朱德熙(1982: 125-139)的论述。本文重点测试否定标记与述补结构的相互位置关系、与“得”的共现规则,而“结果补语在句法、语义上都相当于一个动词,与述补式复合词没什么不同”(朱德熙,1982: 126-127),所以本文没有将结果补语作为测试项。(4)本文区分动词后“了₁”和句末“了₂”,“不”不能与“了₁”共现,可以与“了₂”共现。

② 这里主要展示韩语、汉语在否定标记上的大概异同,以作为预测韩语母语者习得汉语否定标记“不、没”的区别时可能出现的困难点。有关韩语否定标记异同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朴恩儿(2000)、郑慧(2005)、金镇美(2013)等。本文中的韩语例句均经过韩语母语者校对确认。

(3) jeo coffee mashe bonjuk eopseo yo. (“我没喝过咖啡。”)

我 咖啡 喝 (助) (否定) (词尾敬语)

由以上例句可知,在否定动作行为方面,英语、韩语和汉语的否定标记用法各有异同:英语否定标记位置相对固定(居于被否定项之前),不存在两个否定标记的对立分布;韩语否定标记位置相对灵活(居于被否定项之前或之后),但存在与汉语“不”和“没”相似的不同否定标记的分工。因此,研究英语母语者、韩语母语者对汉语否定标记的习得情况,可以检验学习者母语背景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现有的汉语否定标记习得研究,大多从语料库中选取语料,描写习得过程,分析二语学习者出现的偏误,提出相应教学建议。一些研究认为偏误主要源于学习者母语迁移、学习策略的影响(如王建勤,1997;高亚云,2009;朴美玉、李驹,2010);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学习者母语所起作用较小,学习者完全可以习得汉语否定标记的句法位置。例如,Yuan(2004)通过可接受性判断测试和口语产出测试,发现英语母语者和德语母语者均能很好地掌握汉语否定标记的位置。郑丽娜、常辉(2012)在两名英语母语者口语语料中发现,学习者很少混用“不”“没”,且能很好地区分“不”“没”与“了”“过”的搭配。Zhang(2013)发现华裔英语母语者可以掌握简单的“S-V-O”结构中否定标记的位置,但是较难区分“不”“没”的语义条件以及与“了₁”“过”的搭配规则,也较难掌握“不”在述补结构等复杂句式中的位置。高亚云(2009)通过对 HSK 作文语料的分析,发现韩国学生常常混用“不”和“没”。

鉴于前人研究结论不同,且较少从体标记搭配角度系统地研究“不”和“没”的习得情况,本文选取汉语水平较高的英语母语者和韩语母语者进行实证研究,考察汉语否定标记与体标记搭配的习得情况,从一个新视角探讨第二语言习得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上所述,“不”和“没”的区别主要在于语义选择和体标记搭配,为探究汉语学习者能否区分“不”和“没”的差异,习得二者的语法、语义特征,本文主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1) 二语学习者能否习得汉语否定标记的位置? 2) 二语学习者能否习得“不”和“没”的语义选择及其与体标记的搭配规则? 3) 英语母语者和韩语母语者是否有不同的习得表现?

二 研究方法

2.1 测试工具

本文的测试工具有两个:可接受性判断测试和组句测试。所有测试句都按照“最小差异对”^③设计,并选用最常用的词语,对于部分可能有难度的生词(如“偷”“突然”等),我们在不同版本中分别列出了对应的英文、韩文翻译,以免测试结果受到生词影响。

2.1.1 可接受性判断测试

此项测试考察学习者对 13 种句式(见表 2)的接受程度:句式 1~6 测试被试习得“不”和“没”与动词词组(VP)/“得”类述补结构的三种相互位置关系的情况;句式 7~10 测试被试能否习得“不”和“没”与体标记“了₁”“了₂”“着”“过”的搭配规则;句式 11~12 测试被试在“不”和“没”与结构助词“得”的搭配上的表现(“不”否定可能类述补结构时不能与“得”同现,

③ 桂诗春、宁春岩(1997:44)将“最小差异对”定义为“‘只有一点不同而其余全部相同’的两个句子或其他序列符号”。

“没”在否定状态类述补结构时要与“得”同现);句式 13 测试被试能否习得“不”和“没”与语素“有”的搭配规则。

每类句式有三个同质测试句,因此该测试共有 $13 \times 3 \times 2 = 78$ 个测试句。为避免被试发现测试目的,同时也为平衡问卷中语法错误的句子和语法正确的句子的比例,问卷中设计了 16 个干扰句,其中 12 个干扰句为被字句,如“*李军的手机被偷”,另外 4 个干扰句为符合语法的简单陈述句,如“李军和王明是同学”。问卷中所列的 94(78+16)个句子中,语法错误的句子为 51 个,语法正确的句子为 43 个,二者比例约为 1.18 : 1。呈现给被试的问卷中,所有句子随机排列,并给出拼音。

表 2 可接受性判断测试中的测试句分类和例句

句式	“不”	“没”
1. 居 VP 左	李军不打篮球。	李军没去北京。
2. 居 VP 中	*李军打不篮球。	*李军去没北京。
3. 居 VP 右	*李军打篮球不。	*李军去北京没。
4. 居述补结构左	*李军不吃得多。	李军没跑得很累。
5. 居述补结构中	李军吃得不多。	*李军跑得没很累。
6. 居述补结构右	*李军吃得多不。	*李军跑得很累没。
7. 与“了 ₁ ”	*李军不吃了苹果。	*李军没吃了苹果。
8. 与“了 ₂ ”	李军不吃苹果了。	*李军没吃苹果了。
9. 与“着”	*墙上不挂着画。	墙上没挂着画。
10. 与“过”	*李军不去过台北。	李军没去过台北。
11. 与可能类述补结构	李军听不懂汉语。	*李军听没懂汉语。
12. 与状态类述补结构	*李军不累得满头大汗。	李军没累得满头大汗。
13. 与“有”	*李军不有买房子。	李军没有买房子。

该项测试要求被试就句子的可接受性在五度量表(见图 1)上做出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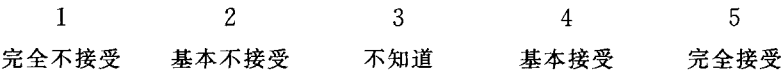


图 1 可接受性判断测试采用的五度量表

2.1.2 组句测试

组句测试要求被试用所给词语组句,一方面测试被试对汉语否定标记位置的掌握,另一方面测试被试能否区分“不”和“没”对不同体标记的选择。该项测试主要测试 5 项内容,每一项包含 3 个测试句:“不”和“没”与体标记“了”(测试句 1~3);“不”和“没”与体标记“过”(测试句 4~6);“不”和“没”与体标记“着”(测试句 7~9);“不”和“没”与结构助词“得”(测试句 10~12);“不”和“没”与“有”(测试句 13~15)。所给词语如表 3 所示。

该项测试要求被试根据所给词语组句(不能添词或漏词,且只能组一个句子);如果被试认为所给词语不能组成一个语法正确的句子,则需要画“×”做出明确表示。

表 3 组句测试的测试句分类和例句

大类	句式	测试句
与“了”	1. “不”与“了”	(1)王明 不 突然 了 说 话 (2)空气污染太严重 他 想 不 去 了 颐和园
	2. “没”与“了”	(3)喜欢 没 李军 周杰 了
与“过”	3. “不”与“过”	(4)喜欢 李军 王明 不 过
	4. “没”与“过”	(5)学 李军 汉语 没 过 从来 (6)没 周杰 思考 过 说 自己 问题 这个
与“着”	5. “不”与“着”	(7)教室 里面 坐 着 不 很多 学生 (8)教室门上 贴 着 不 画
	6. “没”与“着”	(9)黑板 上 写 没 着 字
与“得”	7. “不”与状态类述补结构	(10)王明 汉字 的 好 写 得 不
	8. “不”与可能类述补结构	(11)金钱 健康 买 时间 到 不 和
	9. “没”与状态类述补结构	(12)我 清楚 看 没 得
与“有”	10. “不”与“有”	(13)周杰 有 学 汉字 不
	11. “没”与“有”	(14)李军 有 吃饭 洗手 没 之前 (15)参加 有 活动 这 王明 次 没

2.2 实验对象

本文二语被试为北京大学在读的母语为英语、韩语的汉语学习者,汉语控制组为国内大学在校生。主体测试前,要求被试完成两篇短文的完型填空测试,完型填空有汉字和拼音两个版本供选择。每篇有 20 个空,要求被试在空格上填上一个合适的汉字或拼音。满分 40 分。

“在第二语言习得文献中,完型填空被认为是能够反映学习者语言水平的一种测试手段”(赵杨,2009)。根据完型填空成绩将被试分为四组:英语母语者中级组(“英中组”)、英语母语者高级组(“英高组”)、韩语母语者中级组(“韩中组”)、韩语母语者高级组(“韩高组”)。另有一组汉语母语组作为控制组(“控制组”)。被试信息如表 4 所示。

表 4 被试信息

组别	人数	年龄		学习汉语的时间 ^a	在汉语环境生活的时间 ^b	完形填空测试得分		
		范围	平均			范围	平均分	标准误差
英中组	14	20—25	21.29	40.85	5.83	20—31	27.29	1.05
英高组	16	16—37	22.88	48.31	13.86	32—40	34.69	1.20
韩中组	16	20—27	22.69	22.25	9.38	20—31	27.31	2.86
韩高组	13	20—36	22.61	43.92	25.54	32—40	34.23	1.92
控制组	20	20—31	24.15	N/A	N/A	36—40	38.70	1.30

注: a 单位=月; b 指在中国大陆或台湾生活的时间,单位=月。

对完形填空平均分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5 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4, 74) = 74.633, p < 0.001$)。Scheffe、Tukey HSD 配对检验均显示,英中组、英高组、韩中组、韩高组

这4组被试均与控制组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英中组与英高组、韩中组与韩高组也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但是英中组与韩中组、英高组与韩高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 = 1.000$)。这意味着,四组二语被试的测试结果能反映学习者在不同阶段的习得表现,汉语水平相同的英语母语者被试与韩语母语者被试具有可比性。

2.3 实验步骤

针对控制组的主体测试是以网络问卷的形式进行的,针对二语被试的主体测试是在线下进行的。二语被试参与实验时,先进行组句测试,稍做间隔休息,再进行可接受性判断测试,以防止被试察觉出实验目的,排除被试答题疲劳等环境因素的干扰。问卷指导语有英语和韩语两个版本。

第一步,研究者对研究进行简单介绍,告知被试本研究是为了考察学生学习情况,与学业成绩无关。然后,被试按要求完成组句测试。

第二步,被试间歇休息之后对句子是否可以接受做出判断,并在五度量表上做出标记。

第三步,统计分析。对于组句测试题,只要被试写出的句子中“不/没”的位置正确、与体标记的搭配正确且使用了表3中设计的句式,就视为答对。对于可接受性判断测试,只要被试选择“4”及以上的值,就视为接受这个句子,选择“3”视为不确定,选择“2”及以下视为不接受。按照国别、组别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汇总。

三 结果

3.1 可接受性判断测试结果

由于控制组对于合法句子的判断多集中于“5”,数据呈现出偏态分布,并非正态分布。同时鉴于本研究搜集的各组样本小于20,因此本文的推论统计不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而采用非参数统计方法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组间对比(参见Larson-Hall, 2010: 376—377)。被试对可接受性判断测试题的平均接受度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四组二语被试都倾向接受“否定标记+VP”类句式(如“李军不打篮球”),拒绝“VP+否定标记”(如“*李军打不篮球”)和“V+否定标记+P”类句式(如“*李军打篮球不”),这说明英、韩两种母语背景的中高级汉语学习者对于否定标记与VP的位置关系有一定敏感度;英高组的表现优于英中组,更接近控制组,例如对句式1(“不”居于VP左)的判断;韩高组的表现并没有明显优于韩中组,特别是对于句式1(“没”居于VP左)的判断。

在否定标记与体标记“了”的搭配上,只有英高组能够区分“不”与“了₁”“了₂”两类句式(前者如“*李军不吃苹果”,后者如“李军不吃苹果了”),对“没”与“了₁”“了₂”搭配的两类句式(前者如“*周杰没去了图书馆”,后者如“*周杰没去图书馆了”)接受度较低,与控制组接近。^⑤其他二语组被试对这些句式的判断均与控制组存在显著差异。

对于“不”与“着”搭配(如“*墙上不挂着画”),二语高级组倾向拒绝“不”与“着”共现,表

^⑤ 虽然“他没去图书馆了”这类“没”与“了₂”共现的句式不合语法,但汉语母语者对于句式8的接受度均值接近于“不确定”,这使得高级组英语母语者对于句式8的判断在数据上与汉语母语者存在显著差异。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汉语母语者对于口语句式的包容度很高,二是汉语母语者做的是线上测试,由于疲劳、前后题干扰等出现一些判断失误,正如他们错误地接受了“你吃饭不。”这类句子。

现优于中级组,与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而中级组表现与控制组有显著差异。但是对于“没”与“着”相关句式(如“墙上没挂着画”)的判断,二语中级组、高级组均倾向于“不确定”,与控制组有显著差异。这说明汉语学习者还未能掌握否定标记与“着”的搭配规则。

表 5 13 种句式在可接受性判断测试中的平均值^④

句式	“不”					“没”				
	英中组	英高组	韩中组	韩高组	控制组	英中组	英高组	韩中组	韩高组	控制组
1.居 VP 左	4.55*	4.79	4.63*	4.69	4.95	4.43*	4.79	4.40*	4.36*	4.93
2.居 VP 中	1.02*	1.19	1.08	1.13	1.62	1.02*	1.08*	1.19*	1.15*	2.27
3.居 VP 右	1.74*	1.31*	1.21*	1.15*	3.35	1.90*	1.33*	1.17*	1.18*	3.50
4.居述补结构左	2.74*	1.67	2.19*	1.46	1.65	3.24*	3.46	2.85*	2.05*	3.97
5.居述补结构中	4.76	4.71	4.44*	4.82	4.77	1.93*	1.42*	1.98*	1.87*	2.78
6.居述补结构右	1.62*	1.40*	1.21*	1.36*	3.33	1.90	1.65*	1.71*	1.26*	2.83
7.与“了 ₁ ”	2.57	1.69	2.98*	2.31	1.83	2.93*	1.87	3.17*	2.05	1.78
8.与“了 ₂ ”	3.72*	4.15	3.19*	3.54*	4.87	3.12	2.11*	3.44	2.38	3.13
9.与“着”	3.69*	2.29	3.79*	2.87	2.27	3.86*	3.17*	3.25*	3.49*	4.52
10.与“过”	1.86	1.04*	2.19	1.62	1.70	4.19*	4.52*	4.60	4.67	4.83
11.与可能类述补结构	3.55*	4.19*	4.06*	3.43*	4.82	3.02*	2.08	2.79*	1.62	1.92
12.与状态类述补结构	1.33	1.02*	1.37	1.59	1.70	3.10*	3.29	3.33*	2.36*	3.95
13.与“有”	1.05	1.08	1.38	1.10	1.50	3.76*	4.67	4.42*	4.62	4.90

注: * 表示该组在对应句式上的接受度与汉语母语组存在显著差异,即 $p < 0.05$ 。表 7 同。

对于否定标记与“过”的搭配,被试倾向于接受“没”与“过”组合(如“李军没去过台北”),拒绝接受“不”与“过”组合(如“*李军不去过台北”),这说明被试对这类句式具有一定的敏感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不”和“没”与体标记“过”搭配时的对立。结果还显示,对于“没”与“过”句式的判断,韩语组被试与控制组不存在显著差异,优于英语组。

对于“不”与语素“有”的搭配(如“*李军不有买房子”),二语组与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在“没”与语素“有”的搭配上(如“李军没有买房子”),二语高级组与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但是,二语中级组与控制组有显著差异。

数据显示,虽然二语被试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否定标记在述补结构中的分布规则,如倾向于拒绝“不”与状态补语组合(如“*王明不喝得很多”)、接受“不”与可能补语组合(如“李军听不懂汉语”)以及“没”与状态补语组合(如“王明没喝得很多”),但是对这些句式的判断不稳定:一是对同类句式下的三个句子判断不一致,二是高级组的表现并没有显著优于中级组,显示中介语的发展受阻。

总体来看,对于否定标记与相关体标记的搭配以及否定标记在述补结构中的分布,汉语

^④ 汉语母语者对于“VP+否定标记”句式的接受度显著高于英语母语者和韩语母语者,介于“不确定”(3)和“基本接受”(4)之间。根据后续对汉语母语者的访谈,我们得知这是因为很多汉语母语者在口语中接受“你吃饭不?”这类句子,所以在做可接受判断时,没有注意到“你吃饭不。”与“你吃饭不?”的区别,大多选择了不确定一项。对于“否定标记”居于述补结构右侧的这类句式判断也出现了同样现象。

学习者未能形成明确的判断,倾向于“不确定”;同一母语背景的被试,高级组的表现略优于中级组;汉语水平相同的被试,英语母语者的表现略优于韩语母语者。

3.2 组句测试结果

首先,我们把被试对所给词语的处理方式分成三种情况,分别以 A、B、C 表示:A 表示被试在所给的一组词语后面画“×”,即被试认为不能用所给词语造出语法正确的句子;B 表示被试使用测试句式,组成了其认为语法正确的句子;C 表示被试未使用测试句式而产出了其他类型的句子。

其次,我们计算了被试对某类句式所采用的处理方式的百分比,如表 6 所示。结果显示,对于不能组成合法句子的测试词语组,学习者产出的句子百分比高于母语者,例如,“没”与“了”的测试句式中,21%的英中组和 31%的韩中组写出了“李军没喜欢周杰了”或“周杰没喜欢李军了”;而对于能够组成合法句子的测试词语组,学习者产出的句子百分比低于母语者,例如,“没”与“过”的测试句式中,只有 72%的英中组写出了“李军从来没学过汉语”“周杰说自己没思考过这个问题”。这说明他们尚未完全掌握“不、没”的句法语义分布规则,这一点与可接受性判断测试结果一致。同时,我们发现,除了“李军喜欢过王明不?”以及否定标记在述补结构中居中的句子(“王明的汉字写得不好”),学习者无一例外地将否定标记置于动词之前,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可接受性判断测试的结果,即学习者能够掌握汉语否定标记的句法位置。

表 6 被试在组句测试中对某类句式采用 B 类处理方式的百分比(%)

大类	句式	英中组	英高组	韩中组	韩高组	控制组
与“了”	1. “不”与“了”	76	74	66	69	85
	2. “没”与“了”	21	19	31	15	0
与“过”	3. “不”与“过”	14	24	31	31	0
	4. “没”与“过”	72	91	79	85	100
与“着”	5. “不”与“着”	79	38	53	46	8
	6. “没”与“着”	36	59	69	77	71
与“得”	7. “不”与状态类述补结构	100	82	81	92	95
	8. “不”与可能类述补结构	79	100	56	92	100
	9. “没”与状态类述补结构	93	76	69	69	25
与“有”	10. “不”与“有”	7	0	0	0	0
	11. “没”与“有”	71	80	94	92	100

最后,我们对三类处理方式进行数值转换:(1)A 类:即被试打“×”,“拒绝”此类句式,计“-1”分;(2)B 类:涉及两种情况,一是被试产出语法正确的句子,即“完全接受并掌握”此类句式,计“+2”分(如被试使用了本文要检测的目标句式之一——“没”与“过”的组合句式,并写出了“李军从来没学过汉语”);二是“认为可接受但未掌握”此类句式,即被试使用了该句式,认为该句式是合语法的,但未产出语法正确的句子计“+1”分(如被试认为“不”与“着”可以共现,使用“不”与“着”的组合句式,写出了“教室里不坐着很多学生”);(3)C 类:被试未使用测试句式而产出了其他类型的句子,计“0”分。这种转换方法与可接受性判断测试的五度

量表赋值方法具有一致性。^⑥ 经过数据转换,被试在组句测试中的成绩如表 7 所示。

表 7 组句测试结果转换后的平均值和 Mann-Whitney U 检验结果

大类	句式	英中组	英高组	韩中组	韩高组	控制组
与“了”	1. “不”与“了”	0.88	1.02	0.77*	0.85	1.13
	2. “没”与“了”	-0.17	-0.21	-0.10	0.00	-0.22
与“过”	3. “不”与“过”	-0.12*	-0.04	-0.04	-0.03	-0.23
	4. “没”与“过”	0.86*	1.17	0.98*	1.03	1.33
与“着”	5. “不”与“着”	0.40*	-0.17	0.13*	0.00*	-0.42
	6. “没”与“着”	0.00*	0.25	0.33	0.36	0.45
与“得”	7. “不”与状态类述补结构	0.64	0.48	0.48*	0.59	0.63
	8. “不”与可能类述补结构	0.43*	0.71	0.19*	0.56	0.67
	9. “没”与状态类述补结构	0.29*	0.19*	0.15*	0.13	-0.10
与“有”	10. “不”与“有”	-0.21	-0.29	-0.25	-0.31	-0.32
	11. “没”与“有”	0.93*	1.10	1.29	1.23	1.33

由表 7 可知,英中组在句式 3、4、5、6、8、9、11 上与控制组存在显著差异,英高组在句式 9 上与控制组存在显著差异,韩中组在句式 1、4、5、8、9 上与控制组存在显著差异,韩高组在句式 5 上与控制组存在显著差异。该结果与可接受性判断测试结果基本一致。^⑦

四 讨论

实验结果显示,学习者总体上较好地掌握了汉语否定标记的位置,但对否定标记与述补结构之间的位置关系没有完全习得;学习者未能习得“不、没”在体标记搭配上的差异;同一语言背景的被试,高级组的表现优于中级组;不同语言背景的被试,英高组的表现优于韩高组。下面从语际影响、句法—语义界面、词语复杂度三个角度对这些结果加以分析讨论。

4.1 语际影响

根据第三节的结果,虽然在个别句式上,汉语学习者与汉语母语者的表现存在显著差

⑥ 从统计的角度上来说,无论是本文采用的这种赋值方式,还是二分赋值方式(写出正确的句子给 1 分,没有写出正确的句子给 0 分,不管被试认为是不能使用目标句式组句还是产出了非目标句式的句子),只要是对四组二语被试组和汉语母语控制组采用同样的赋值标准,都可以从二语组与汉语控制组在数据上的差异,了解到二语被试对这些句式的习得情况。但是,本文采用这种较为复杂的赋值方式,而非较为简单的二分赋值方式,主要是为了能够尽可能地展示被试对于测试句所采取的多样处理方式。如果把“被试使用测试句式而且产出语法正确的句子”这种处理方式与“被试未使用测试句式而产出了其他类型的且语法正确的句子”的处理方式,统一归为一类,用同样的赋值,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某一测试句式上,大量二语被试是因为产出了其他类型的但语法正确的句子而得分很高,控制组被试因为使用了测试句式产出语法正确的句子而得分很高,最终数值对比显示二语组与控制组在该测试句式上的得分结果类似。这种情况极有可能造成我们做出二语被试习得了这类句式的误判。

⑦ 在“不”与状态类述补结构的组合这一项测试上,两种测试所得结果不一致,原因可能是:可接受性判断测试检测的是“累得满头大汗”这类补语,而组句测试检测的是“写得好”这类补语;对这两类补语进行否定时,采用不同的否定标记,前者是“没累得满头大汗”,后者是“写得不好”。

异,但是韩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都倾向于接受“否定标记+VP”句式,拒绝“VP+否定标记”和“V+否定标记+P”句式。在组句测试中,被试产出的句子均为否定标记在VP左侧。这说明学习者可以不受母语否定标记位置的影响,掌握汉语否定标记居于被否定项之前这一规则。这一结论与Yuan(2004)、郑丽娜和常辉(2012)、Zhang(2013)等研究结论一致,即学习者能够准确掌握汉语否定标记在简单的S-V-O结构中的位置,同时进一步验证了Clahsen et al.(1983:123-125)提出的“NEG+X”策略^⑧,以及Yuan(2004)提出的观点:不管学习者的汉语水平是初级、中级还是高级,也不管学习者的母语是否允许动词移出VP,学习者的汉语中介语语法都不会出现动词移出VP的现象,即不可能产生否定标记居于VP中间的情况。Yuan对此的解释是,汉语是左分支结构的语言,这种强势的规则在学习者学习汉语之初就被不断强化,阻止了学习者母语背景带来的干扰。

虽然母语迁移在汉语否定标记的句法位置上没有显著表现,但是在涉及否定标记与体标记搭配等较复杂的句式时,韩语母语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母语背景的影响:首先,在可接受性判断测试中(见表5),在“不”与“过”“着”以及“没”与“了”这几类句式的可接受性判断上,韩语母语者的均值比相同汉语水平的英语母语者的高。我们对被试的测试结果做了逐条分析,发现超过50%的韩中组选择接受“不”与“了₁”、“不”与“着”共现,37.5%的韩中组选择接受“不”和“过”共现,这个比例是英中组的两倍;其次,在组句测试中,超过30%的韩中组和韩高组产出了“李军不喜欢过王明”,约50%的韩中组和韩高组产出了“教室里面很多学生不坐着”,高于产出此类句子的英语母语者的比例。高亚云(2009)统计HSK作文语料库中韩语母语者的数据时也发现了类似现象。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韩语有一套完整的表达时态的词尾系统,每个句子都会在动词后使用表时态的词尾,而汉语中与时间状态相关的助词只有“了、过、着”。因此,韩语母语者在使用汉语否定标记时,受其母语的强制化原则影响,不会过多考虑“不”和“没”与“了、着、过”的不同搭配规则,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倾向于在动词后加上一个表示时间状态的助词;第二,与“不”非常相似的“an”在韩语中可以和表示经历的助词(相当于汉语的“过”)同现,因此韩语母语者倾向于接受“不”和“过”共现的句子(金镇美,2013)。英语中不存在类似于“不”和“没”两大否定标记的对立,因此英语母语者在学习汉语否定标记时,会不断强化“不”和“没”的区别,即使英语中也有对时态的要求,他们也会区分二者与不同体标记的搭配。本文的实验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Ellis(1999:32-40)对于传统的“对比分析假说”的批评:与传统的“对比分析假说”所预测的相反,母语与目的语相近之处反而更容易成为习得难点。

Ellis(1999:32-36)进一步指出,学习者偏误或未完全习得是由多个因素导致的。母语背景对于二语学习者的影响并非是单向的正面影响或负面影响:对于目的语中较为简单的、出现频率高的句法规则,比如汉语否定标记在简单S-V-O结构中的位置,学习者的母语背景影响较小;而对于目的语中较为复杂的句法语义规则,比如“不”和“没”与体标记的搭配,学习者因无法得到简单明了的规则指导,而倾向于选择自己熟悉的母语句法规则。至于学习者母语背景在汉语否定标记习得过程中如何产生影响、在哪个方面产生影响以及产生

^⑧ Clahsen et al. (1983:123-125,转引自Bernini,2000)基于德语习得情况研究,提出了“NEG+X”策略,即学习者在习得否定标记过程中采取这种策略,通常将否定算子位于被否定项之前。

多大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实验研究。

4.2 句法—语义界面

如表 1 所示,汉语否定标记“不”和“没”的语义差异体现在形式上就是二者与体标记搭配时的互补分布。例如“不”的语义条件是一个持续的状态,与表示事件的“V+过+P”结构的语义相悖,表现在句法上就是“不”不能与“过”共现;而“没”的语义条件是一个事件,与“V+过+P”结构的语义相符,表现在句法上就是“没”可以和“过”共现。被试理解本文所检测的句式时需要启动相关句法和语义知识,涉及句法—语义界面,而界面往往是习得难点。根据“界面假说”(Interface Hypothesis)(Sorace, 2004; Sorace & Filiaci, 2006; Sorace, 2011),相对于句法—语篇、句法—语用等外部界面来说,句法—语义属于内部界面,容易习得。二语学习者在内部界面上可以达到目的语本族语者水平,但无法完全习得外部界面。

本文实验结果没有完全支持界面假说。在本研究中,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学习者在某些句式上的表现越来越好,比如对“不”与“了₁”“了₂”的搭配规则,英中组和韩中组的表现都与控制组存在显著差异,而两个高级组的表现与控制组更为接近。但是,在另一些句式上,二语组的表现并没有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而更接近于控制组,比如,组句测试中(如表 6 第 9 行数据所示),每组学习者中都至少有 70% 左右的被试产出了“我没看得清楚”这样的句子,说明学习者未能掌握“没”与状态类述补结构的复杂关系,没有意识到“没”否定状态类述补结构时,要求语义上是存在程度等级的,句法上是要有相应程度副词或表程度的词组与之共现。结合 Yuan(2010)、Zhao(2012)、贺玲玲(2013)、史静儿和赵杨(2014)等研究来看,习得难度不能仅依靠区分内部界面和外部界面来笼统地划定,应该考量学习者的母语背景、输入材料的难度、词语复杂度等因素。

4.3 词语复杂度

本文的实验结果表明,学习者未能完全掌握“不”和“没”的区别,没有在中介语语法中建立起汉语否定标记语义条件与句法形式之间的界面关系。我们认为习得困难之一在于词语复杂度。以“了”为例,学习者倾向于既接受否定标记与“了₁”共现(如“*李军不吃了苹果”),也接受否定标记与“了₂”共现(如“李军不吃苹果了”),原因不仅是学习者母语背景的影响,也在于“了”这个功能词的复杂度。现有研究已证明,学习者即使汉语水平到了高级阶段,对“了”的掌握也不能达到汉语母语者水平(金利民, 2009: 248)。史静儿和赵杨(2014)在分析学习者未能掌握疑问代词虚指用法的原因时,也指出句末“了”是问题所在。学习者不能明晰动词后“了₁”和句末“了₂”的区别,自然也就无法将之与否定标记的语义条件进行匹配。

五 结语

为检验学习者能否掌握“不”和“没”的区别,本文采用可接受性判断测试和组句测试,对英语母语者和韩语母语者进行考察。本文的结论是:(1)汉语学习者可以掌握简单的 S—V—O 结构中的否定标记位置,即习得了汉语的“Neg+VP”句法结构,但是由于涉及述补结构内部语义的复杂区分,学习者未能掌握否定标记否定述补结构时的位置;(2)学习者不能完全习得“不”和“没”不同的语义选择及其与体标记搭配的规则,但是中介语表现出发展趋势,高级组学习者的表现优于中级组学习者;(3)英语母语者和韩语母语者在不同句式上有不同表现。总体来看,高级组英语母语者的表现略优于高级组韩语母语者。汉语学习者的

表现不仅受到母语背景的影响,也有输入材料难度等诸多因素的原因。

本研究再次展示了二语习得是界面因素、母语因素、词语复杂度等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哪个因素影响较大,哪个因素是主导因素,这些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高亚云(2009) 基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的韩国留学生“不”和“没(有)”否定结构习得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桂诗春、宁春岩(1997)《语言学方法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贺玲玲(2013) 英语母语者汉语“NP1+V+给+NP2+NP3”结构习得情况考察——对句法语义界面假设的实证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金利民(2009)《汉语中介语的体标记变化规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金镇美(2013) 汉语和韩语否定词对比分析,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李 梅(2007)《现代汉语否定句法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李晓琪(1981)“不”和“没”,《汉语学习》第4期。
- 刘月华、潘文娛、故 韡(2001)《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朴恩儿(2000) 汉语否定词“不”、“没有(没)”与韩语“[an]”“[mot]”对比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朴美玉、李 驹(2010) 韩国学生汉语否定结构习得研究,《学园》第11期。
- 石毓智、李 讷(2000) 十五世纪前后的句法变化与现代汉语否定标记系统的形成——否定标记“没(有)”产生的句法背景及其语法化过程,《语言研究》第2期。
- 史静儿、赵 杨(2014) 泰国学习者汉语疑问代词虚指用法的习得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王建勤(1997)“不”和“没”否定结构的习得过程,《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赵 杨(2009) 汉语非宾格动词和心理动词的习得研究——兼论“超集—子集”关系与可学习性,《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郑 慧(2005) 韩国语否定副词“[an]”“[mot]”的语义特征及汉语中的对应形式,《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5期。
- 郑丽娜、常 辉(2012) 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汉语否定结构习得个案研究,《汉语学习》第1期。
-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Bernini, Giuliano (2000) Negative items and negation strategies in nonnative Italian.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2: 399—440.
- Clahsen, Harald, Jürgen M. Meisel, Manfred Pienemann & Michael Artmann (1983) *Deutsch als Zweitsprache: Der Spracherwerb ausländischer Arbeiter* [German L2: Language acquisition by foreign workers]. Tübingen: Narr Verlag.
- Ellis, Rod (1999)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Larson-Hall, Jenifer (2010) *A guide to doing statistics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using SPSS*.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 Lin, Jo-Wang (2003) Aspectual selection and neg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uistics* 41: 425—459.
- Sorace, Antonella (2004) Native language attrition and developmental instability at the syntax-discourse interface: Data, interpretations and methods.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7: 143—145.
- Sorace, Antonella (2011) Pinning down the concept of “interface” in bilingualism.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Bilingualism* 1: 1—33.

Sorace, Antonella & Francesca Filiaci (2006) Anaphora resolution in near-native speakers of Italia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2: 339—368.

Yuan, Boping (2004) Negation in French-Chinese, German-Chinese and English-Chinese interlanguages.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02: 169—197.

Yuan, Boping (2010) Domain-wide or variable-dependent vulnerability of the semantic-syntax interface in L2 acquisition? Evidence from *wh*-words used as existential polarity words in L2 Chinese grammars.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6: 219—260.

Zhang, Haomin (2013) Negation in incomplete acquisition of Mandari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21st Annual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June 7th—9th, Taipei.

Zhao, Lucy Xia (2012)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overt and null embedded arguments by English-speaking learners.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8: 169—190.

L2 Chinese Acquisition of Negative Markers by English- and Korean-speaking Learners

Wu Hongchen Zhao Yang

Abstract Chinese has two negative markers, *bu* and *mei*. They differ with respect to co-occurrence with different aspect markers and their positions in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and usually pose challenges in L2 Chinese acquisition.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s how the semantic and syntactic features of these two negative markers concerning aspectual markers and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are represented in L2 Chinese grammars, using an Acceptability Judgment Test and a Sentence Production Test. 30 English speakers and 29 Korean speaker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L2 Chinese learners are able to place the two negative markers correctly in simple S-V-O sentences, but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the native Chinese control group on the position of the negative markers in relation to aspectual markers and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English-speaking learners behave better than Korean-speaking learners of the same Chinese proficiency levels, although development is seen in both groups of learner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success or failure in acquisiti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u* and *mei* can be attributed to a number of variables, including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and the complicated nature of aspectual makers.

Keywords L2 Chinese acquisition, negative makers, English speakers, Korean speakers,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作者简介

武宏琛,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语言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汉语句法学、语义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等。[Email: hongchen.wu@stonybrook.edu]

赵杨,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兴趣为第二语言习得、生成语法、社会语言学等。[Email: zhaoyang@pku.edu.cn]

“不同区域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研讨会 暨第 15 届对外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ICCSL-15)、 第 3 届汉语远程教育与国际传播国际研讨会(ICTC-3) 征稿启事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与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新西兰梅西大学人文学院将于 2018 年 10 月 19—22 日在浙江省金华市联合举办“不同区域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研讨会暨第 15 届对外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ICCSL-15)、第 3 届汉语远程教育与国际传播国际研讨会(ICTC-3)。自即日起向国内外公开征集参会论文,欢迎海内外学者提交论文摘要。

一、主题

- (1)不同区域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 (2)新时代汉语远程教育与国际传播

二、主要议题(包括但不限于)

(1)汉语国际传播的方略研究;(2)汉语国际传播的区域研究;(3)“一带一路”汉语国际传播研究;(4)面向汉语教学的本体研究;(5)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与认知研究;(6)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大纲研究;(7)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材研究;(8)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测试研究;(9)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师培养研究;(10)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研究;(11)汉语国际传播大数据研究;(12)汉语国际教育教学资源研究;(13)汉语远程教学研究;(14)汉语远程传播研究。

三、征稿事项

请用中文或英文撰写论文摘要,800 字左右,关键词 2—4 个。

投稿方式一:请将论文摘要以 Word 文档形式提交到本次会议网上投稿系统,系统地址见:<http://www.dwhyjzx.com>。投稿方式二:请下载投稿单,填写后投稿到会议信箱 iccs15@126.com,并在邮件标题中注明“投稿论文”。

提交论文摘要的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20 日。

本次会议规模为 250 人左右,会议组委会将组织专家对投稿摘要进行匿名评审;会议录用通知将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前发出。

四、联系方式

秘书组负责人:黄伟、李守纪;邮箱:iccs15@126.com;电话:(+86)010-82303813。

会务组负责人:马洪海;邮箱:rw27@zjnu.cn;电话:(+86)0579-82298782。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供稿)